



魅丽文化



清风不解语

著

Tian Xia
Zui Er



天下第一



“欢喜天”有吉祥三宝

神

迷糊小跟班



武功天下第二的银笔书生假装柔弱求娶女掌柜

“你哪是天下第二，

分明是天下最二！”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
欢萌版《伪装者》**霸道来袭!**



某大：京城流言四起，听说奉行不婚主义的女掌柜要嫁人了！高书大人，伪箭夫，惊呆了：我夫人要再嫁，我怎么不知道？

小霸王：前男友，满京城吐槽：谁准你嫁人的！小跟班撒泼打滚抱大腿，人家不依啦！

女掌柜内心也崩溃：请问新娘是谁？书生淡定拱手：娘子有礼！

“凤氏皇朝”三部曲，开启[市井篇·天然二]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dp.com.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最二 / 清风不解语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90-0667-9

I . ①天… II . ①清…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4816 号

天下最二

著 者: 清风不解语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张 山

复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编辑: 王 萌 周 欣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梁旦旦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00330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zhoux@clapnet.cn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83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667-9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Tian Xia
Zui Er

020

第一章 城中有女名轻薄

001

第二章 远近驰名欢喜天

第三章 天下第二银书生

036

057

第四章 慕名而来求比试

第五章 多情的银笔书生

077

096

第六章 新欢旧爱齐登场

第七章 数对清风想念他

112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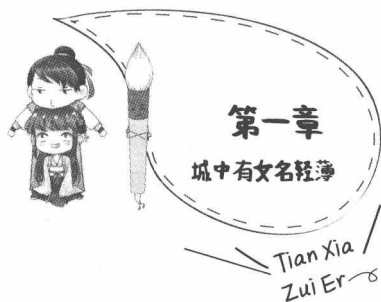
第八章 千金难换此书生



目录

Tian Xia
Zui Er

- | | | | |
|-----|------|---------|-----|
| | 第九章 | 七月初七大婚时 | 154 |
| 173 | 第十章 | 书生完败小范秉 | |
| | 第十一章 | 新任夫君待调教 | 192 |
| 214 | 第十二章 | 分外热闹的京城 | |
| | 第十三章 | 醋海情潮泛轻波 | 226 |
| 250 | 第十四章 | 七彩祥云的男人 | |
| | 第十五章 | 你二得好生曼妙 | 266 |
| 263 | 第十六章 | 幸福快乐是结局 | |
| | 番外 | 奴性范秉的自白 | 292 |



元祚九年春，一代贤君元祚帝英年早逝，祥王即位，改年号大同。

凤氏皇朝开国之时曾有得道高人预言其“不破不立，不断不续，一朝明君，一朝昏君”，不知是预言成真还是人们有心顺应预言，总之自那以后，皇朝竟真的是明君昏君有序更替，从无例外。

故而，贤君凤皇早逝，这就意味着，皇朝从此进入了一个昏君，哦不，和谐的时代。幸而前任贤君为皇朝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所以大同初年，天下还能勉强维持盛世景象。

而百姓们在发现新任昏君除了实在很昏，似乎没有暴虐凶残的属性后，又开始了乐观而又向上的生活。这种积极的国容国貌国民素质，集中体现在京城欣欣向荣的娱乐行业上。

君不闻，逍遥茶社，品香茗而知天下事。

君不见，才子佳人，阅万卷尽在欢喜天。

更有城西红粉巷：多少风流葬此乡。

“今天小老儿要讲的就是这欢喜天！”

逍遥茶社中，茶博士张老头惊堂木这么一拍，扫视一圈，满意地看着堂下众人听得津津有味的神情，除了一个靠窗的姑娘。那位姑娘身着女子裙衫，却高高束着男子发式，一脸的百无聊赖，似在等人，十分之不捧场。

张老头扬高了声线。



“欢喜天是个书店，还是咱京城最大的书店，虽然名字不怎么正经，实际上——实际上它还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地方！”

众人心照不宣地笑了。

“说是最大的书店吧，这经史子集诗词书画，是应有尽有。说不是书店吧，那满柜满店摆的，不是书又是甚？都说文以载道，别的书小老儿不敢说，这欢喜天里的书呀，小老儿以项上人头作保，那可真是切切实实的在载道！”

众人拍桌大笑，纷纷附和赞同。

“说这欢喜天最出名的，除了书，还有它的掌柜。这位掌柜不简单，姓范闺名轻薄，明明是个女娇娥，举止豪放却胜似男儿郎，人送绰号‘轻薄女’……”

这个段子也不知说了多少遍，众人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掌柜的也入了神，有人结账都不理。

柜前男子一身青色儒衫，斜挎着一只方形布包，书生模样，见状只能默默留下银两。心道这京城果然不一样，文化风貌如斯，民众对书籍如此追捧，所谓闻道而喜，不外如是。待安顿下来，定要上那欢喜天见识一番才是。

这样想着，书生迈步跨过门槛，迎面一道风尘仆仆的身影冲来，他躲闪不及一个趔趄撞向柜台。掌柜的这才反应过来，连声问着“没事吧？没事吧？”忙去扶那书生，扶到一半听到堂中嘈杂，抬头看见堂中情形，大惊失色，手一松又急忙跑了过去。

这一扶一放，书生摔了个四脚朝天。

原来那张老头不知说了欢喜天那女掌柜什么闲话，惹得那个风尘仆仆而来的华服男子大怒出手就要打。众人拉架的拉架，围观的围观，好不热闹。

一片混乱中，一个明快的声音响起：“子策，不要生事，咱们走吧。”

声音的主人是窗边那姑娘。她将手扶在男子臂上，原本暴怒的狮子瞬间变成了柔顺的猫儿。

“范掌柜，你的茶钱还没付呢……”

那姑娘抬起手掩了唇咯咯笑了起来，冲着张老头眨眼，脂粉未施的脸上竟现出一抹泼辣的媚色，令张老头一张老脸也生出一抹暗红。

“你也知道叫我范掌柜？当着我的面整日这么编排欢喜天与我的私事，我还没收你妄言费呢，你倒向我讨起茶钱来了？退一万步讲，方才子策要打你也是我救了你，你难道不是很应该请我一顿茶谢恩吗？”

一番话说得张老头哑口无言。

两人相携而去，走到门口，刚刚站直了的书生连忙侧身避开，不料那姑娘却停了下来。她推了推身边的男人，道：“我方才在那边瞧见你把人撞得不轻。”

男人撇嘴，随口说了句抱歉，那姑娘似乎不满意，男人就不耐烦地要掏银子出来。书生连忙向那二人摆手，温声道：“在下没事，再说在下相信这位公子也不是故意的，所以无须破费。只是这位公子日后行路要仔细些才好，在下皮粗肉厚摔了也没什么，若是撞上老人或稚童……”

“啰唆！”男人狠狠瞪了他一眼，拉了那姑娘就疾步往外走。

“……就不好了。”书生讷讷地补完要说的话。

堂中众人见那两人走得远了，才又叽叽咕咕说开来。

“也只有那轻薄女降得住这个小霸王！”

“要不人家怎么会是一对儿呢，一物降一物嘛！”

书生听了直皱眉，跨出门槛的一只脚又收了回来，转身面向众人，正色道：“你们若是对那两位公子小姐有意见，何不当面说个分明？圣贤有云，非礼勿言，背后妄议他人，非君子所为。圣贤又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须知今日之加于人，来日将报于己。诸位可都改了吧。”

此言一出，堂中静了片刻，所有人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看那个书生。

“去！”嘘声响起，书生也被推出了茶社。

茶社掌柜拨着算盘笑道：“不让背后议人，咱这茶社还开不开了？先帝知道我们议论朝政编排后宫逸事都只是意思意思加加妄言税，你这呆书生倒有趣，直接让咱们禁言？真是痴人说梦！”

城中有个欢喜天，欢喜天里女掌柜。



姓范闺名叫轻薄，三从四德全不会。

抛头露面是等闲，授受相亲不避讳。

举止轻狂好风流，闺中少年闻风退。

这是一首城中三岁小儿都会背的打油诗。

前几句范轻波都承认，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最后一句她就不敢苟同了。

什么“举止轻狂好风流，闺中少年闻风退”，说得好像她有多饥不择食，只要是个闺中少年她就非要染指一番不可。这其中真是有天大的冤枉！她范轻波半生跌宕，出入宫廷，混迹市井，九死一生，见过的世面可谓不少，哪里就那么不挑了？

范轻波一向认为，男人嘛，总得有一技之长。要么出得厅堂，要么入得厨房，要么智计无双，要么武功高强，若是文武才貌皆不得，起码也要看得入眼。

城中那帮劣质少年有几个符合条件了？

还闻风退呢，那些偷偷给她塞字条邀请她指导他们行周公之礼的都是鬼不成？

她就奇了怪了，她一个年过二十的大龄女青年，连个情人都没有，自认除了职业需要抛头露面并无太出轨的行为，这“举止轻狂好风流”的名声究竟是怎么传出去的？

罢了罢了，反正她两次逃过死局已是饶天之大幸，再让她嫁个如意郎君她还真怕折寿。名声这玩意儿，实在值不了几钱银子，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想，若因绯闻满天飞连带着为欢喜天做了免费宣传，岂不妙哉？

她这边算盘打得噼啪作响，那边人称“京城小霸王”的周子策却为她烦恼不已。

“小范，你一定要当欢喜天的女掌柜吗？”

周子策五官都快皱到一块儿去了，她倒是一派悠闲：“当然。若是为那些爱嚼舌根的无聊之人摔了自己饭碗，那也未免太傻了。”

看着周子策神情一凝，似乎在酝酿着什么，范轻波心中默默倒数：三、二、一，来了。

“小范，那种饭碗要不要都无所谓，你嫁给我吧。”

面对这次数繁多到快要变成例行公事的求婚，范轻波叹了一口气，也例行公事般回答：“子策，我们是不可能的，你是年轻有为的将军之子，我是声名狼藉嫁不出去的庶民，实在不相称。”

周子策嘴角牵起一丝嘲讽的笑：“你又要说那堆门当户对的屁话吗？”

范轻波难得收起漫不经心的笑容，正色道：“那不是屁话，也不是偏见。你年少气盛自然无畏无惧，然而现实并不是你无畏无惧便会改变的。在这一点上，你的家人显然更加深思熟虑，而我，也赞同他们。”

周子策皱眉：“家人？他们对你做什么了吗？”

范轻波的神情又变得懒散：“你还记得你入军营受训的半年内给我写了几封信吗？”

“六封。”周子策毫不犹豫地回答。每个月一封，他记得很清楚。

范轻波点点头：“是六封，不过我只收到五封，想必是其中一封误送去了将军府。你也知道，你每一封书信都是以求婚做结尾的，大概让周将军看了去，于是他震怒地将他的立场公告天下。”

周子策脸色一变，急问：“公告天下？我爹到底做了什么？”

范轻波微微皱了皱眉，摇摇头：“那话不该由我搬弄。你今天刚从军营回来，想必还未回府，你回去看看，自会明白。不过你也不要冲动，虽然我不敢苟同令尊的表达方式，但他的立场我万分理解，也希望你能三思。”

周子策知道她不想讲的事绝对不会讲，于是一听这话，立马起身，跑到拴马的树旁，解开缰绳，跃上马背。宝马仰头嘶了一声，他回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小范，你等着，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范轻波逆着光，眯眼看着他这一系列动作，不由得心下怆然，无语凝噎。

少年你倒是要给我个啥交代呀，说得跟我们有一腿似的。

范轻波无力地垂下肩膀，一张灵动活泼的脸瞬间耷拉成标准的老土狗憋屈脸。



此时，若有路人经过，见到此情此景，必定要赞叹周将军慧眼独具，竟能一眼看出此女子与狗的特殊关系，并在堂堂将军府大门口竖起一张牌子，上书：范轻波与狗不得入内。

暮烟袅袅，空气中仿佛有稻米香气，坊巷里妇人唤儿归去的声音也在渲染着晚餐的气氛。

范轻波看到几个贪玩不愿回家的孩子躲在树后，朝她又是眨眼又是努嘴的，暗示她不要暴露他们的藏身之处。范轻波心领神会，冲他们点头微笑，然后负手走开。途遇两位妇人，她主动上前告知几位顽童的藏身之处。

听到身后响起一阵吱哇乱叫，范轻波顿感心情舒畅了许多，原本沮丧的双肩也恢复生机地挺了起来。

看见别人比自己惨果然是治愈消极情绪的良药。

她收拾好心情，继续大摇大摆穿街过巷，视路人的指指点点如无物。而当周围的窃窃私语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人与她打招呼时，她就知道，她住的地方——青墨坊到了。

“哟，小范会情郎回来啦？”

“哎，小范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就没找个客栈和情郎温存一番？”

范轻波笑容满面，也不辩解，只是拱手一一作答：“见笑，见笑。”“客气，客气。”

早两年她还会极力澄清，但在发现街坊邻居对自己脑补剧情的坚持程度与周子策向她求婚的坚持程度不相上下后，她就放弃解释了。事实其实十分俗套，意气风发的世家子弟偶然救了一个女子，刚好这女子与他见过的所有姑娘的性子都不同，世家子弟就以为自己沦陷了。幸好这女子还晓得自己有几斤几两，否则不知还要生出多少豪门恩怨的烂戏码。

“哟，小范你还活着啊？你家小小范蹲门口拍大腿捶胸口撞墙头的，哭号得那叫一个地动山摇鬼泣神惊，我还以为你真让爱慕小霸王的那群小姐姑娘凑份子砍了呢。”

五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捏着她的脸这样说着。

她的眼皮开始狂跳了起来，干笑道：“这小子又犯病了，五姐你别理他，习惯就好。”视线转了一周，她又问，“皮蛋他们呢？”

范轻波闲时也教巷里的孩子们看书识字，眼看上课的时间到了，这帮调皮捣蛋鬼不知又跑到哪里去了。

五姐闻言夸张地笑了起来，那叫一个春风满面容光焕发：“哦呵呵，都忘了跟你说了。咱青墨坊来了个秀才，要开私塾，说是三文也好五文也好束脩随意。以后就不用老麻烦你了，哈哈！”

范轻波看了她一眼，忍不住揶揄道：“五姐，新来的秀才勾走你的魂啦？”

五姐瞪了她一眼，随即又控制不住冲她甩了甩手绢，“哦呵呵呵呵”地笑了起来，中邪一般，扭着身子扶着髻走远了。

抱歉，说错了，瞧五姐那神情，分明是她比较想勾走秀才的魂。

摇摇头，想到家中那小子犯起病来无人能挡的熊样，她加快了脚步往回走。经过一个幽暗的小巷子时，她却不由自主缓下了脚步，下意识竖起耳朵。听一下又不会怀孕，没准有什么辣手摧花现场呢？

“嘿嘿嘿嘿……”

居然真让她听到了一个邪恶的声音！

紧紧贴在墙上拉长了耳朵偷听的范轻波双眼顿时发亮，一双拳头握紧，两颊生出春霞，一股久违的、多年未曾有过的、初次看小人书——皇朝将春闺秘戏画集统称为小人书——的悸动在心中荡漾！

“且慢，两位少年，请听在下一言，你们年纪轻轻，还有大好前途，怎能如此……”

哎哎？被摧的这朵娇花是公的？还是三个人？

天！这种情况下，身为一个凤朝好子民，不仔细观摩一下真的说不过去了。

范轻波小心翼翼地探出头，第一眼就看到两个形容邈邈的少年，一个正对娇花上下其手，另一个则是一把扯下娇花头上的束发银簪，娇花一头乌发垂然坠于胸前，平添几分楚楚。

“住……住手！等等，你们别……别这样……”



哦，娇花你的声音太诱人了，不蹂躏你蹂躏谁！

少年用力一扯，娇花包中物什稀里哗啦地掉了出来。

少年你太渣了啦，要温柔要温柔啊！什么？居然有盒胭脂掉出来？娇花你居然还有涂脂抹粉的习惯？

“干！一点值钱的都没有！再搜搜！老子就不信头上戴银簪的身上居然没银子！”

喂喂！你不是采花贼啊，你尊重下你的职业设定啊！

“两位少年，等等，等等，在下有一言要说。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打劫一事万万使不得，莫毁了德行。再者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现今是在下被抢了，自然不打紧，但将来你们若是遇到别个强人，岂不是要吃大亏？到时候叫爱你疼你的人如何是好？情况若在严重点，岂非要你们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你们又于心何忍？”

娇花这话一出，别说邈邈少年二人组，范轻波这个路过的都顶不住了，这人也太啰唆了吧？

不过，老长一段听下来，她怎么觉得这娇花的声音有点耳熟？

“干！你个臭秀才！欺负我没读过书啊？你这都七八九十言了还一言？你才白发人送黑发人呢！敢咒我们！”

听到此处，范轻波不禁有些意兴阑珊。居然真的只是个单纯的打劫而已，这两个满嘴脏话的少年真是太令人失望了。她转身正要走，突然“啪”的一声，后脑勺被少年随手往后抛的胭脂盒砸中。

……这算什么？还不许她袖手旁观了？非要她插手？

她蹲下身子捡起那盒胭脂，慢慢步入巷中。

“陈大天，陈小天，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两个少年眯眼，渐渐看清来人的面孔，本来阴狠流气的表情瞬间变成谄媚，躬身讪讪道：“范姨您怎么在这儿？要回家了吗？要小侄儿送您一程不？”

范轻波挑眉看了一眼站在墙角的人，十分惊讶地发现，这娇花居然有几分眼熟？

“是你？”早先在茶社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个书生？

娇花显然也认出了她，一脸的惊讶。

大小天见这二人似乎认识，于是立刻以快到令人傻眼的速度收拾干净地上的东西塞到书生怀中，还顺便帮他拉好了衣服，哈哈笑着一人搭住一边肩膀，极力粉饰太平：“闹着玩，闹着玩的！我们兄弟俩在给他进行机会教育，告诉他暗巷有危险，入巷需谨慎，哈哈，哈哈！”

范轻波这才收回定在书生身上视线，不咸不淡地看了一眼陈小天藏在背后的那只手。

陈小天大叫了一声“咦”，拿出身后的银簪，一脸夸张的惊讶，直嚷嚷：“啊！找你半天原来在这儿！这位大哥快拿着吧，下次小心点，这么贵重的东西不要再弄丢了哦！”

“哦，多谢。”书生有些呆愣地接过东西。

原来他们是一番好意，他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大小天互相使了个眼色，开始蹑手蹑脚往外移走，就听身后一句“等等”，他们双腿一软，战战兢兢地转过头。只见那书生对他们露出一抹浅笑，有些愧疚地作揖道：“方才误会你们了，对不住得很，请受在下一拜。”

大小天还道他在说反话，吓得二话不说，拔腿就跑。

书生望着二人迅速消失的身影，一时有些发怔，喃喃自语：“施恩不望报，天子脚下果然义士辈出。”

范轻波嘴角不断抽搐，这书生是呆子吗，自己都快成烈士了还把抢匪当义士……

“对了，还没谢过这位姑娘——”

“别！我就是个路过的。你不把我当义士我就谢谢你祖宗八辈了。”她果断打断了，然后将她捡到的胭脂盒塞给他，帮他收拾好布包，再将他带出巷子。

茶社匆匆一瞥，只觉得顺眼，现在细看之下才知道岂止是顺眼。

倒不是说他五官有多出色，只是组合在一起显得十足的温良醇厚，左脸写着“我很好骗”，右脸写着“快来欺负我”，大小天不打他主意她



才要奇怪。不过此人老实归老实，看起来却不木讷，加之长衫，看着十分儒雅，气质浑然天成，抿嘴一笑，竟有春风扑面之感。

联想到先前大小天叫他“秀才”，她大概知道他是谁了。

“你是新搬来的秀才爷？”

书生老实地点头，想起大小天叫她范姨，又恭恭敬敬地作了一个揖，道：“范姑娘既是刚才两位义士的阿姨，可否劳烦代在下向他二人致谢？”

范轻波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什么义士？那两个小鬼是街坊邻里出了名的混世小魔王，欺软怕硬，专爱欺生。你信不信现在只要我走开，他们二人立马会出来再打劫你一次？”

书生瞪大了眼，显然是不信。

看来他是不见黄河心不死。她蹲下身去捡了个石子，瞅准了二人身后不远处的一堵墙，扔了过去，墙那边立刻传来窸窣窸窣一阵逃跑的声音。她拍拍手，抬头看书生：“这下信了吧？”

书生面色有些纠结，显然是挣扎于信与不信之间，左右为难。

见他这副被人卖了还为人数钱的样子，范轻波决定日行一善。

“实话告诉你吧，四年前我刚来的时候也被打劫过，他们的恶习我再了解不过。因为前前后后我一共被他们抢了九次，几乎全部家当都被抢光了。”见他惊讶的神情，她得意地继续说，“当然后来我都讨回来了。大小天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死他们娘亲了。”

“所以你与他们娘亲结拜，成为他们的阿姨？”

书生也渐渐进入状态了，见她点头，又有些好奇地问道：“你是如何与他们娘亲结拜的？”

范轻波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你真想知道？”

书生毫无防备地点头。

范轻波暧昧地眨了眨眼，怪声怪气道：“我与她分享了一些闺房秘技，帮她从青楼女子那边抢回了丈夫的身心，她自然将我视为闺中密友喽。”

书生有些无措，白白净净的脸上迅速染了一层细细薄薄的红晕。与

此同时，他的眉头却渐渐皱了上来，一直安守本分不敢直视她的双眼突然对上她的，道：“范姑娘，请自重。”

毕竟是萍水相逢，范轻波倒不是很在意这书生对她的看法，反而饶有兴致地打量起他来。

这个呆书生脸一红，原本的两分姿色变成七分，颇有些秀色可餐，加之性子古板有腐儒之气，更令人想调戏。难怪五姐提到他就跟没了魂儿似的，想来熟女是顶爱他这一款禁欲天然呆的。

可惜她喜欢的是阳光健朗型的，这种白面书生，看起来太弱了。

范轻波不怀好意地笑道：“我说书生，明明是你非想听我才说的，怎么到头来又要我自重了？”

“这……”

书生噎住。明知道这话有些不对，偏偏说不出哪里不对，急得他举起袖子不停地擦额上沁出的汗，突然动作顿住，脸色一变，奇道：“范姑娘怎么知道在下的名字？”

“哎？”这回轮到她反应不过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书生放下袖子，彬彬有礼地拱手道：“在下姓书名生，字勤之。”

“咳！”范轻波冷不防被自己的口水呛了下，指着书生不自觉扬高了声调，“书生？”见他认真点头后，她顿了一秒不到，便控制不住捶墙爆笑了起来，“书……书生！哈哈，哈哈哈哈哈……你怎么不干脆姓呆算了！”

书生被笑得有些不明所以，只能逮着她笑到喘不过气的空当儿解释道：“虽然在下母亲姓戴，但在下是随父亲姓的。”

范轻波这一听，更是笑得脸都白了，扶着墙直揉肚子。

“哎哟，哎哟，不行了，书生你太宝气了！”

宝气，京城俚语，形容人神经有些问题。这下书生终于听出她是在笑他了，脸一红，恼了，扭头就要走，却被拉住衣摆。他全身气息倏地一凛，握着银簪的手紧了紧。

范轻波一下子止了笑。

她可以肯定，在刚刚的那一刹那间，她感应到了一丝叫作“杀气”



的东西。但是……

“范……范姑娘，男女授受不亲……”

这转过头来满脸通红连连后退的，分明还是那个纯良可欺的呆书生，哪里有什么杀气？

她摇摇头，甩掉脑子里不切实际的想法，径自大步走到一个卖首饰的小摊前。

书生见状，忙道：“范姑娘既然有事，在下就不打扰了。”

听这迫不及待的语气……范轻波心里暗笑，头也不回道：“你要披头散发满大街走？”

“啊！”书生闻言滞住脚步，低叫一声，慌慌张张拿起手中的银簪要束发。

“别忙了。”说话间，范轻波手中已经多了一支素雅的云纹桃木簪。她走过去，一把夺下他的银簪，道，“财不外露。住到青墨坊来，还敢用银簪束发，是巴不得人家来打劫吗？”

说着她就要把木簪塞给书生，却扑了个空。她惊讶地抬头，这呆子会武功？身手这么敏捷！

只见书生如同被木簪烫到一般，大力地摆手：“使不得使不得！这于礼不合……”

范轻波无奈了，干脆对他招了招手：“书生，转过去背对我，然后蹲低点。”

“做……做什么……”

“我是你救命恩人，我叫你转你就转！”

什么毛病！看着眼前迅速转身蹲下大气都不敢出的男人，范轻波木着脸，忍着笑，顺势握住他的头发，熟稔地梳理，三下两下挽成一个髻，再用木簪固定住。

“不值什么钱的玩意儿，就当是先前在茶社，子策冲撞了你的赔礼。”看了一眼他这支毛笔形状的银簪，撇嘴道，“虽然不及你的那支贵重又特别，好歹不招贼惦记。”

趁他还愣着，她将银簪还给他，然后冲他挥挥手：“好了，我们就